

安江有大福

■ 陈宏杰

世人大多只知安江出了个袁隆平，不会关心安江是哪个市哪个县的。用一句老话比较应景：小小的安江镇，大大的袁隆平。

6月末有个机会去湖南省怀化市公干，乐山过去4个小时的高铁旅程波澜不惊。正午时候走出怀化东站，蓝天白云之下阳光四射，热浪瞬间拥抱全身。正可谓“哪里太阳不晒人”。

来到入住宿馆报到后，趁着闲暇翻起了会务手册。里面介绍怀化是湖南地域面积最大的地级市，是中央红军长征“通道转兵”发生地、抗日战争正江受降地，袁隆平院士在此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被誉为中国革命的福地、中华民族的福地、世界人民的福地。这些个说法太引人注意了，尤其是袁隆平这位“杂交水稻之父”，我相信超过一半的中国人知道他，毕竟当今我们天天都在吃着杂交水稻出的稻米。

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换届大会（2025年年会）在怀化市鹤城区顺利结束后，“福地怀化”全国百名文化记者采访调研活动如期举行。6月29日下午，我如愿来到了安江农校纪念馆。这里就是原来的安江农校，距离怀化主城区50余公里，占地310亩，紧邻沅水，地势平坦。纪念园内古木参天，柚树成林，校舍井然，稻田散布，完整地保留了1939年至1986年间修建的各类教学及科研设施。2009年8月，国务院批准公布增补安江农校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袁隆平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分配到此工作，直到1990年调离，历时37载。中国的杂交水稻，正是由此萌发、起步，进而走向全国、全世界。原来的安江农校已于本世纪初加入怀化职业技术学院，整体迁到鹤城区，纪念园里的农田是学院的研学基地，还有师生来耕种。乘坐新能源观光车进了农校，明亮的阳光下，很快看见一个光秃秃的大广场，广场前方巨大的校训碑中央铭刻着袁隆平手迹“愿天下人都有饭饱吃”，左右基座上分别刻的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随后我们依次参观了袁老当年在农校的办公室、实验田以及成名前后的宿舍，给我的印象只有两个字“简陋”。根本无法想象袁老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干出改变世人命运的一番伟业。当然，杂交水稻的成功繁育还靠着袁老常去的条件比安江农校更差的海南农作物繁育基地。接下来去的安江杂交水稻发源地博物馆就显得富丽堂皇了，但里面的诸多展示证明是值得的：一是袁老一生获奖无数，重要的有“共和国勋章”“国家特等发明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联合国“科学奖”“世界粮食奖”等等；二是50多年来，杂交水稻在全国累计推广超90亿亩，增产稻谷超8000亿公斤。中国用不足全球9%的耕地，解决了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袁隆平说过，他有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如今来看，希望在前方不远处。

当天的住宿安排在农校附近的民宿里。晚饭后我和几位四川同行一起散步在一旁的沅水河边。大热天的夜晚并不凉快，游客和居民三五成群，广场舞和群众演出声音很大。我们遇见面善的当地人搭话聊天。其中有人说，早些年安江是大镇，地委县委都在这里，比现在阔气多了，如今周边的好多民宿餐厅图书馆都是原先的办公楼宿舍食堂改造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回到房间后上网一查，果真如此。安江镇曾经是黔阳地委行署和黔阳县委县政府驻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还短暂成立过安江市，七十年代因为铁路建设（肯定还有其它原因），黔阳地区并入了怀化地区（现名怀化市），黔阳县则更名为洪江市，县城改迁黔城镇。如今的安江镇辖区面积192.8平方公里，总居住人口约8.2万人，与过去的市治、县治相比，政治地位大相径庭。而我又想到，世人大多只知安江出了个袁隆平，很多人过来肯定是来怀念和感激袁老为国为民的贡献，不会关心安江是哪个市哪个县的。用一句老话比较应景：小小的安江镇，大大的袁隆平。

福地怀化，安江有大福。

乡村秋夜

漫步出院，回望这座生养我的村庄，时代的浪潮已让她悄然蜕变。今日新农村，未失农耕文明之根脉，却生出现代生活之新枝；今夜乡村秋色，既承载着千年乡土的诗意，更焕发着新时代的生机。

乡村的秋夜，是从满载稻谷的车辆驶入院坝、村头回荡起老婶老伯比赛掰玉米的笑声开始的。丰收之后的故乡，褪去了往日劳碌的愁苦，多出一份充盈而从容的闲适。就连一时兴起的掰玉米比赛，也是富足日子中心甘情愿的欢愉。

傍晚时分，秋风拂过收割后的稻田与玉米地，夜色携着静谧与安宁，轻轻落在农家小院微醺的饭桌上，也落在村坝间那一张张笑纹深深的脸庞上。

可若将时光倒退数十年，乡村的秋日却是一场“与天抢粮”的苦战。天还未亮，外公外婆便挑起箩筐，父母手提镰刀，赶在日出之前将稻谷割尽，又抢在午后暴雨前收拢晾晒的粮食。每一刻，都是和天气的赛跑。

掰玉米亦是艰辛。沉甸甸的苞米压弯枝秆，若不及时抢收，便只能湮没于连绵秋

雨。玉米叶如刀，在手臂上划出细密血痕。夜幕之中，父亲肩挑稻谷，母亲背负满篓玉米，深一脚浅一脚踏月而归。扁担吱呀，秋虫低鸣，仿佛为农人打着辛劳的节拍，而那，恰是父母最不愿听见的呻吟。

脱粒更苦。早先靠连枷拍打，后来有了脚踏脱粒机。父母轮流踩踏，一人递稻，一人接谷。金黄谷粒飞溅，与汗水一同在煤油灯下微微发亮。蟋蟀长鸣，夜深不寐，那时秋天的夜晚，总是漫长而疲惫。

今年再归故乡，景象已然不同。夕阳西下，我随堂哥走向田地。收割机轰鸣不绝，十亩稻谷不过半日就已颗粒归仓。堂哥开着三轮满载而归，脸上不见倦容，唯有踏实笑意。“种地，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拼死拼活了。”

晚饭后，文化广场灯火初明。正想着脱粒是否仍要忙至深夜，却见堂哥抬出一台小

巧的电动脱粒机。嗡鸣声中，金黄的玉米粒如雨倾泻。不过半小时，一堆玉米棒已化作饱满颗粒。

村坝上，掰玉米比赛仍在继续。一双双苍老的手，掰过的何止千筐万篓，正是这些磨出水泡、结满老茧的手，撑起了一户户人家的一年四季，也撑起了乡村秋天最坚实的希望。而如今的比赛，不过是丰收季里一点童心未泯的余兴。

脱粒声止，乡村回归本真的宁静。坐在院中喝茶，远处飘来广场舞曲与孩童嬉笑。粮食已入仓，农事已毕，这个秋夜不再被劳累填满，而是属于松弛与欢愉。

堂哥抿一口茶，细数如今的美好：“村里通了水泥路，装了路灯，家家有网络。农产品直接上网卖，价格透明公道……”

我点头，望见邻院老人正教孙儿认星，几个年轻人骑电动车驶向村图书馆，

龙神祠的灯火

滔滔岷江向东流，似仍在讲述一座祠堂与一所大学的相遇，诉说那一段弦歌不辍的往事。“明诚弘毅”不只是校训，它是当年乐山武大师生刻在骨血里的初心，就像是一盏炽热的灯火，永不熄灭，始终照亮后来者笃行不怠的前路。

岷江晨雾弥漫，江岸旁九龙山的轮廓若隐若现。龙神祠顺山势错落而立，青砖覆黛瓦，透着厚重的古意。那飞檐翘角宛若灵鸟振翅欲飞，却被层层叠叠的斗拱牵住，而这牵留，恰好让游子的心头找到了依托的安稳。暮色渐合时，江上渔火次第亮起，星子般一点、两点，在碧浪里轻晃，与祠字里的灯光遥遥相映。晚风掠过古祠的砖墙、山间的石阶，拂过码头的货场、泊岸的船篷，把这满江暮色、一祠灯火轻轻晕染，最终绘作一幅水墨未干的江景图。

在乐山老城，九龙山上的古祠是有记忆的。早已褪色的黑漆大门虚掩着，殿内供奉着轩轾的隋太守赵昱，香火的余温里，还裹着明代百姓祈安的虔诚；曾在明清时作九龙书院的东厢房，屋檐下仍萦绕着旧年的书声；晚清时这里驻过恤嫠局，设过县议会，楠木殿柱上或许还留有当年议事的墨痕。这一切，只是被岁月磨淡了，隐藏于斑驳的墙缝里，成了旧时光的注脚。

1938年的雾霾，笼罩着浑浊的长江。一队首尾相衔的船只逆流驶来，船板上堆着藤箱、背包与书捆，船舱里满载国立武汉大学的学生，他们从硝烟里奔来，经过江涛的颠簸、风雨的困顿，终于把船锚抛在了乐山的江岸。

当“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的木牌挂上文庙的大门，意味着这座供奉先贤的破庙，从此卸下旧日的肃穆，成了西迁师生安身治学的“书斋”。随即，武大迁校委员会一纸决议，龙神祠被定为“第二男生宿舍”。自此，数百名文法学院学生的脚步踏碎了这里的宁静，让原本孤寂的祠堂，与这群热血青年的命运紧紧缠绕，再难分开。

龙神祠的正殿是食堂，后殿与厢房是宿舍，每间房里都塞进了六至八张高低床，床与床挨得很紧，间隙处又塞满书箱和脸盆架，人行其间必然侧身。即使如此，却没有一个人抱怨。对于颠沛流离的学生而言，能在乱世中拥有一方能“放下书本、容下身軀”的角落，已是莫大的慰藉。

川南的梅雨季来得早，绵绵秋雨浸透了祠庙的石板路，墙壁上洩出一片片深色的水痕。龙神祠的宿舍本就逼仄，十多人住在一起，室内潮气与年轻人的

汗气在空气中交织。最让学生犯愁的是风雨夜，房顶漏雨无遮，学生只能在床脚支起铜盆接雨。“滴滴答答”的声响随雨势渐密，像是有人攥着小锤在敲，敲得人心里发沉。流亡的日子，就如同这季节连绵的冷雨，裹着化不开的沉郁和苦涩。

祠堂东面是一座两层木楼，学生们自己动手把它改作临时教室。因窗棂破裂，江风顺缝隙灌进来，把窗纸吹得“呜呜”响。每晚自习，室内仅有两盏十五瓦电灯，光线微弱，只能勉强照亮半间屋子。于是学生们将墨水瓶装的煤油灯一盏盏点亮，昏黄的光团在书桌上慢慢铺开。有武大校友后来回忆：“灯芯爆出火星，映着墙上‘读书救国’的标语，谁也不觉得累。”

一位历史系学生在万历《嘉定州志》的典籍里，翻到关于龙神祠的记载，说是这地方曾供奉着掌管三江潮岁的龙神，于是打趣道：“咱们这住的，可是龙王的地盘呐！”话一出口，大伙儿顿时漾开笑容，戏称彼此都是“龙子龙孙”。当年中文系学生李健章就曾作诗为证：“城头古庙祀龙神，犹供黄袍塑像身。借得灵宫为学舍，深潜广育采珠人。”全诗意象生动，分明就是一幅清晰可感的《灵宫潜学图》。

龙神祠里的青石板天井，是学生们洗漱、晾衣和平时聚集的地方。那年中秋夜，月光淌满天井，学子们搬来竹椅木凳，自发性地在这里办起诗会。一位穿蓝布长衫的同学率先站起，大声朗诵《是时候了，我的同胞》，他语音激昂，把“人在怒吼，马在嘶叫，苍天在旋转，大地在狂啸”的字句，念得愈发铿锵。随后，四川小伙接了话头，他抄起方言讲“赵昱斩蛟”的故事，讲得眉飞色舞，边说还边比划，惹得众人大笑不止。此时有人将家里寄来的月饼切成小块，分发大伙，月饼的甜味漫开，伴着彼此递接的情意，酿成了战乱里最温暖的记忆。

许多年后，有武大校友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是最清苦的中秋，却也是最明亮的月夜。”这事龙神祠的檐角记得，岷江的波涛记得，那轮照过嘉州城也照过珞珈山的明月，更记得。

1939年的“八一九”大轰炸是永远的痛。警报响起时，学生们径直冲出祠

堂，躲进防空洞。日机在古城上空扔下炸弹，爆炸的冲击波卷起屋瓦，震碎窗棂。硝烟散去后，古祠东厢房已塌了一角。在那一片瓦砾堆里，同学们徒手刨出阅览室被埋的典籍，并将书本传递到天井里晾晒。那天夜晚，西厢房亮起更多的油灯，有人突然吹起口琴，《松花江上》琴音呜咽，顿时引发起宿舍里的集体唱和，灯火在颤抖的歌声里明明灭灭。

武汉大学外文系学生、青年诗人邹绛，亲历了这次大轰炸，他曾在龙神祠宿舍里写过一首诗《破碎的城市》：“破碎的城市冷寂地躺在我脚下，就像是古代泯没了的庞贝城一样……”。短短15行诗，真实地记录了乐山城遭受劫难的惨状，字里行间尽是扎心的痛切。

居住在龙神祠的学子们求知若渴。武大校友章心绰在《武大乐山见闻》中写道：“（龙神祠）宿舍读书空气浓厚……东边是一长形木结构的楼层……室内可坐三百人，不论白天或夜晚，总是有一些人在这里看书或写文章，而无人说话……坐在大自修室里，向东望去，可尽情欣赏岷江风光；向南远眺，依稀可见世界闻名的大佛。”课余之时，学生们经常下山去，到江边散步，或吟诵自创诗词，或合唱救亡歌曲，歌声漫过宽阔的江面，掠过不远处的凌云大佛，在嘉州古城的上空久久缭绕。

烽火岁月里，这群西迁求学的青年不止埋首读书，他们以行动践担当，在城里办夜校启民智、开演讲传新知、清点故宫南迁文物、助筑乐西公路设计、凭专业提供法律咨询。龙神祠默默见证了武大人的这份坚守，也深深承载着那段岁月的灼灼希望。

滔滔岷江向东流，似仍在讲述一座祠堂与一所大学的相遇，诉说那一段弦歌不辍的往事，如今修复后的祠堂，飞檐重焕黛色，青砖复现旧痕，每逢春暖花开时，武大师生便会千里迢迢来这里祭拜，在殿堂前躬身而立，轻置校徽，再诵读校训：“明诚弘毅”。其实来访者谁都明了，“明诚弘毅”不只是一句校训，它是当年武大师生刻在骨血里的初心，就像是一盏炽热的灯火，永不熄灭，始终照亮后来者笃行不怠的前路。



湖景

辛悦卫 摄

乐山日報3版

校对:刘宏伟 2025年9月14日 星期日

数字报网址: <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尹璐 编辑:王君华 版式设计:李英勇

>>> 习作园地

“字”与我的对话

■ 乐山一中高一年级23班 熊俊杰

中华汉字，源远流长。汉字之美不仅仅在于表象的形和意，更在于对人内心的塑造，对内心的净化和洗礼，给予我们文化的力量。

“魅环宇宙载风云，力透万年尽国魂。语润民风真善美，文旋山海演红尘。”中华汉字，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流中，它含情脉脉、千娇百媚，其美韵风姿令人陶醉。在汉字的带领下，我感受过丰富深远、灿烂璀璨的文化，也尝试探寻一场跨越时空的与“字”的对话……

从甲骨文的神秘古朴，到金文的庄重典雅，从篆书的婉转流畅，到隶书的方正平直，再到楷书的工整规范，汉字的每一次演变，都记录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方式，更映射出一个时代思想的演化和追求。

幼童时的我，与汉字的接触从音到形，从形到意，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从幼儿园的“鬼画符”到小学的“初步成型”，再到一生的“成熟稳重”，汉字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见证着我们的变化。

记得小学时，一放寒暑假，我便喜欢一个人拿着一本字帖去临摹。那时的我，只是单纯地觉得那些字工整、美观，却并未深究其中的奥秘。如今想来，那本字帖应是楷书之作，每一笔都遒劲有力，字体方正，笔画规整平直，给我以极大的美感享受。

稍大一些，爸爸便送我去去了书法兴趣班。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温文尔雅的老师。他耐心地教我临摹字帖，从简单的横撇竖点到复杂的笔画组合，一步步引导我走进汉字的世界。刚开始时，我难以坐住，觉得枯燥无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感受到了汉字的魅力。每当写完一张字帖，我都会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成就感。

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学会了握笔、运笔等用笔技巧。虽然刚开始时手抖得厉害，但经过一学期的练习，我逐渐掌握了毛笔的运用方法。老师也不急不躁，带着我一起感受起笔和终笔的美妙之处。虽然我的作品还达不到“蚕头燕尾”的标准，但已经有了几分模样。那一刻，我再次体会到了汉字美的力量，它鼓舞着我不断前行。

再回过头来，已逝昔日的持之以恒。在一笔一画中我也逐渐长大，慢慢体会汉字的独特内涵，但失去了对毛笔内涵的体会，没办法进一步探索自我。在此过程中，当然我听到最多的四个字便是“字如其人”。我就在心中就有了对自己的一个高标准，字不可歪瓜裂枣，残破不堪，必须富有美感、灵感。我参加了几次硬笔书法比赛，获得奖项也会体会到字带来的好处，但也限于自我，无法再一次突破自我。汉字，似乎在跟我对话，让我静心而行稳致远；汉字，似乎在跟我对话，对话那五千多年的转变，让我以史为鉴；汉字，似乎在跟我对话，在跟我对话属于自己本性的美感和追求，让我笃行致远。

汉字承载了丰富的文学艺术，诗词、对联、书法等艺术形式都以汉字为载体，展现出独特的魅力；汉字承载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人与自然，天人合一；汉字更承载着我和自己的对话，由当下的字为媒介，反映出当下的心态……东方有中国，汉语万年长，文字载信息，文明得传扬。当下的我们更应该静下心来，与灵魂深处来一次“字”我的对话，体会汉字之美，人的美格由此塑造，得以升华，好比书法字体，各具特长。篆书隶书，古色古香。行书流畅，正楷端庄。狂草奔放，凤舞龙翔。

汉字之美不仅仅在于表象的形和意，包罗万象，涵盖天地，物我合一，汉字之美更在于对人内心的塑造，对内心的净化和洗礼，明白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给予我们文化力量，彰显文化自信，促进着每一位中国人不忘本性，砥砺前行。据《说文解字·叙》所记，汉字起源久远，传伏羲观天察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演乾坤大道，留天地之象。曰，本立而道生，汉字之美何不妙哉？与君所共话，品字之音形义，品字之灵性，追溯本源。

汉字之美，拆字为诗，字中有画，画中有理。

一笔一画，皆为故事，自我审之，华夏风骨。

指导老师汪凡璐荐评：俊杰同学结合自身学习书法的经历，坦诚地写出了成长过程中学业压力与“字”对话时间减少的遗憾与“浮躁杂乱”的状态，非常真实，容易引起共鸣。整篇文章将个人成长经历与宏大主题完美融合，流露出对汉字真挚的热爱、敬畏与依恋之情。